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或問卷八

宋 朱子 撰

論語

八佾第三凡二十六章

或問八佾舊說有謂上下通以八人為佾者何如曰是不可考矣然以理意求之舞位必方豈其佾少而人多如此哉曰或以忍為容忍之忍聖人辭氣豈其若

是之迫哉曰未必然也然胡氏曰聖人量同天地以恕待人惟於亂臣賊子則治之甚嚴其法備於春秋所以扶大倫立人紀也若以此說通之則亦無可疑者但恐本意未必然耳曰孰不可忍吕說如何曰聖人方欲極言其僭叛不臣之心不應反却而譏其僭諸侯之小罪也是與孰不知禮之云文義亦有不同者矣

或問二章之說曰此無異說但范氏以為成王賜魯以

王禮惟得以祀周公者未有考然以魯之郊祀觀之則初不為周公之廟而設也恐其說亦不得通矣謝氏以為聖人所傷不在於禮樂語勢激切有過乎事理之實者又以兩章為有不仁不智之異則亦似未安耳

或問三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張子之意以為不仁之人僭亂悖逆之心無所不至然禮樂制數則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少有干犯人必知之故曰其如禮樂何耳

此亦一意然恐不若程子之安也范氏雜用程張之意不知其何以通之至以愛人自愛為言則其所以語仁者又大淺矣吕氏以下皆祖程說而游氏周氏尤為詳盡謝氏所謂以何為此者險怪極矣而其所謂亦足以備禮亦足以敦樂者反若緩而不切之辭一何輕重之不倫也耶至其所謂顛沛造次必於是非仁者不能語亦倒置楊氏不主於仁而主於禮樂則徒見禮樂之盛非不仁者所能舉而未見不仁者

之所以不能與於禮樂之實也

或問四章之說曰程子張子至矣但張子易字之說恐未安范氏引據訓釋之功所發明於奢易二字尤多但遂以儉戚為禮之本則失之耳謝周尹氏皆祖程說但謝氏情性之說為未當禮之恭敬喪之哀痛夫亦非出於情耶但得情之正而合乎性之理耳若如其說則是性善情惡而判然不可以相入也而可乎周與謝氏略同但所引二事則不若謝說為得而謝

氏朝祥暮歌之云亦有所未盡耳尹氏則約取程說而補其未備最為有功讀者以其說而參之程子則可見矣楊氏直以儉戚為本者似亦簡便但考之夫子之所論則四者均在去取之間而儉戚為差愈耳似未嘗直以二者遂為本也其告林放豈欲其因吾去取之意而有以默識夫本之所在也歟

或問五章之說曰此義明白但范吕為不同然臣之不可無君猶人之不可無首也植遺腹朝委裘蓋出於

一時之不得已然自有中國以來其能如是而不亂
者蓋亦希矣聖人豈以是為可常哉周氏說似少異
而於文義有不通者蓋特其辭之未瑩耳
或問六章之說曰諸說大槩多同惟謝氏祭則受福之
云恐夫子當時之意未若是之巧曲而幽深也楊氏
所謂小貞吉者恐亦未有此意張敬夫以為當冉有
為宰之時始有是事故夫子欲其救之以為之兆其
說幾是楊氏又謂昭公失此卒至敗亡其說尤誤冉

求爲宰自哀公時也

或問七章之説曰此章諸説各殊而皆有未通者如程子周尹皆以射爲本無可爭則既不察乎衆人之情謝氏又以射有似乎君子者言之則又遠於文義矣若然則其下文曷爲不遂以失諸正鵠反求諸身者言之而必以揖遜之禮爲言耶惟楊氏以射宜有爭而君子不爭者近之然直謂君子以射而不爭則又未考乎其爭也君子之説也揖讓而升下而飲之説

程子以下飲為非下堂而飲則合乎大射之說矣然謂但為離去射位而飲之則又不考乎下而復升之說也張子以為禮無讓下之文是也然謂亦無下飲之文則亦未考乎既下而復升之說也至謂自宜下而請飲於勝者則亦無所據矣謝周氏從禮記鄭註之讀至下字而句絕則既不足於辭而其說之誤張子又已辨之矣其爭也君子程子楊周尹氏皆以為言君子其爭乎者文勢牽強不安張子以為其爭也

爭非謙遜亦非文意謝氏以為其不爭也乃所以爭為君子而引老氏之言以為證則又陷於巧譎之私而大失聖人之意矣若范氏之說則其首尾文義既無一言之中而又以是為君子之所爭則亦失之也曰然則子之所謂射之有爭而爭也君子奈何曰君子恭敬退讓不與人爭至於射則皆欲中鵠以取勝也然大射之儀耦進三揖而後升堂射畢又揖而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脫決拾卻左手右加

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揩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立飲卒觶坐奠於豐下興揖先降其雍容謙遜乃如是是則雖曰有爭而其爭也亦不失其為君子之道矣此則注疏舊說而諸家失之是以徒為紛紛而其說愈不明耳曰此其猶曰君子而時中者何也曰是其所謂君子者亦曰有君子之心云爾

或問子夏所引之詩蓋衛風碩人之篇或以云素以為

絢兮一句云者夫子刪而去之也曰刪詩者去其不合於義理者耳今此句之義夫子方有取焉而反見刪者何哉且碩人之詩四章而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而見刪又不應因刪此句而并及他章例損一句以取齊也蓋不可知其為何詩矣曰諸家之說如何曰舊說以素喻禮者失之遠矣程子始正其先後之序則得之然其曰質待禮素待畫者不若范謝楊說之為協於文也周尹因之蓋亦誤矣張子之

說迂滯難通又以二素字字同用異而義不相害亦無此理且白之受采見於禮書最為明證曷為舍此而必為異說以強通之耶范氏以倩盼為外有其容内有其質而以素為德之譬絢為容之譬謝氏以為有素然後有倩盼之容周氏以為有德而文之以婦容亦皆非是詩人之意但謂既有倩盼之質而又加以粉黛之飾夫子之意則以為必有是質然後可加以飾耳起予之說程子尹氏語簡而意未明然恐其

亦若楊周之說以子夏為能發明夫子所言之意也然則皆有所未安者惟謝說近之然其所以為說亦有過高之弊夫子本意但謂子夏之言足以有感發我之心耳

或問九章之說曰程子以徵為成蓋從古注其意則曰無以證成吾言云爾吾能徵之意其亦若集注之云乎其以法度釋獻字之義蓋以獻通為憲也其或有所考歟今不能知則姑存舊說焉可也張子蓋本中

庸而言但聖人作為自然審重非獨為此而後不言也范氏專以無人為言則似并以文獻皆為指賢人者恐亦未安且謂夫子以二代之禮無人而不可行然後從周亦非是設使二代之後足證夫子之言則夫子豈遂舍周禮而擅用二代之制乎且中庸固曰今用之吾從周蓋以有德無位而不敢作禮樂焉爾豈以二代之無證而後從周也哉吕氏則得之多矣但夫子自謂吾能言之則於制度文為之實迹必有

可以一二數者非但能言其制作之意而已也楊氏之說大抵支離就其說中推之固亦有可觀者但出而觀於聖賢立言之本意則往往無所當耳曰孔子所言之禮今有存者幾乎曰胡氏有言先儒言孔子嘗定禮樂今以此章之指觀之則三代之禮孔子欲為一書而不果成也至於樂則與詩相須故樂正而雅頌各得其所然亦無全書矣疑其說之或然也

或問先儒禘禮之說多矣獨取趙氏何也曰先儒以禘

為合祭於太廟上極其祖之所自出而下及毀廟未毀廟之主祫則合祭於太廟而不及祖之所自出也惟趙伯循引曾子問春秋傳以明祫之為合如諸儒之說禘則直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但設兩位而不及羣廟之主為其尊遠不敢褻也此說最為得之而其具於春秋纂例者詳矣其曰鬱鬯者何也曰禮家以為釀秬為酒煮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而條暢也曰孔子不欲觀之意諸說不同如何曰

程子以僭禮言之當矣然不察乎失禮之中又失禮焉之說則是自其未灌之時已不足觀不必言旣灌而往也又以逆祀為言則又異乎僭禮之說然如趙氏則禘祭本不合羣廟之主必如舊說則未有以見灌鬯設主之孰先孰後亦恐其說之不通也謝尹從僭禮說范周從逆祀說其得失於此可見矣如楊氏則方灌之時已不足觀不必更言而往矣如吕氏則是旣灌之後薦獻禮節又皆無實之繁文也聖人之

意其亦必不然矣

或問十一章之説曰諸説皆善而各得其一偏蓋吕氏得其報本追逺之意游氏得其仁孝誠敬之心程子得其不王不禘之法此皆其説之善者也然游氏又兼郊社禘嘗言之其義雖廣而於此章之旨則不若程子吕氏之專也程子又有逆祀之説然纔一言之而僣禮之意尤備則疑當以多者為正也謝氏專以文神明之道言之似非此章答問之本意蓋或人之

問未應及此而指掌云者又何以見其為交神明之道哉其曰知鬼神之情狀則能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者其失益遠矣游氏所譏禮大義衆者正楊氏所引祭通之說游氏則既偏矣而楊氏又以為其義有至賾者而非度數之謂則亦失所引記文之本意也周氏以為中庸之言與此不同而各有所當亦或未然蓋其專以逆祀為說故覺此章義狹而不若中庸之廣耳然中庸實兼四祀而言郊所以事天社所以

事地禘所以追遠嘗所以親親故其義誠有廣於此章者而此章發明追遠之意則與中庸之意亦未始不同也張敬夫將明程子之說而又自為一義亦有可觀今附於此張敬夫曰禮者天所秩也禘之為禮惟天子得用之而諸侯不得用蓋天理之所當然也天下萬事莫不皆然所當得為者天之所為也知此說者則於治天下也不難亦曰循其理而已矣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程子至矣但范氏有神非其鬼之說則失彼章之意彼所謂其鬼者通謂

已之所得祀者耳非專以先祖為言也謝氏章首二句不可曉疑有誤脱其引伯高之事則甚善

或問十三章之説曰程子以奥喻貴臣者非是其釋夫子之荅辭則諸家所不及也周氏因其貴臣之説誤矣范氏以奥為祭之尊戸竈為祭之小而以夫子特為不媚竈而已者亦非是吕氏之説得之為多惜乎其未及考於奥竈之禮謝氏於人無所媚之語不可曉其曰我寧媚於奥直求福於天者亦非楊氏直以

媚竈為逆理則是以媚奥為順理而復陷於范氏之失矣聖人事君盡禮者天理之公也一有媚之之心則流於人欲之私矣豈聖人之所為哉以為順理誤矣又以天為理之所自出語亦未瑩不若胡氏張氏之為得也胡氏曰天即理也理無不在在人則人心之昭昭者是也○張敬夫曰胸中所存一有不直則為獲罪於天矣夫欲求媚是不直之甚者也斯言即禱祠而論之而所以答其意者亦無不盡也

曰然則子之所論祀竈之禮何所據而言也曰月令夏三月其祀竈而鄭氏之注云爾也凡祭五祀尸

竈門行中霤皆先設席於奥而設主奠俎於其所祭之處乃設饌迎尸於奥而孔疏以為逸禮中霤之文蓋唐初猶有是書而今亡之也亦可惜哉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諸說惟尹氏得之范氏以為時措之宜當從周禮周氏以為周禮大備後世無以加者以夫子所以告顔淵者推之則固將有不盡從者而亦不得為無以加矣謝氏侯氏以為不敢不從則是以聖人之所不取而强從之也且監於二代郁郁乎

文哉之語又將何所措乎楊氏以為從其監於二代之意而非從其文則郁郁之歎亦將無所施也且立先代之後以統承先王蓋未有知其所由始者而虞夏之際已見於書傳矣豈獨周為然乎大抵聖人不得其位固當從時王之禮而周禮之盛又非有所繆戾而不可從也設使夫子得位而有作焉竊意其從二代之禮固不能多於從周也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尹氏發明意尤詳備呂

氏周氏之說恐亦或有此意然非其本也范氏以立
宗廟為教民孝則不本於有國者思念其親之誠心
以每事問為敬鬼神則又非聖人敬慎其事之本意
如謝氏之說則是聖人本欲以是肆其詆訐於當時
既而又託於敬慎之說以文之也其必不然矣楊氏
以籩豆之事夫子真所不知恐亦未安夫籩豆之事
特非有位者所當察於其間耳豈謂可以初不識其
名物必待入廟而後問耶侯氏蓋兼引程子吕氏之

意然亦雜矣曰子何以知其為始仕時也曰以或人所稱鄉人之子者觀之則其為少賤之時無疑矣曰繼此而復入則將復問乎曰問而復問則不誠矣惟其所未見而未及問者則固將必問焉而其前所已問而今當行者則亦必復問而後從事也

或問十六章之說曰程子三說於文義皆未有暢者范周尹氏因之恐其考之未詳也張子之說則善矣然以為此乃為力不同科之一事則於文未有所見謝

氏以為或主皮或不主皮以其力之不同者亦非是儀禮之言射固有此二類然此專以其不主皮者而言耳楊氏於此獨為得之但專以容飾為言而不主於中則於義亦若有所遺也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此章之說皆無異義但范氏小體大體之說無所當而周氏疾之之說非子貢之本意耳若愛羊之說則范氏所謂省費者得之或以為猶齊宣王之不忍於釁鐘之牛亦不然也謝氏曰三代以後文不足

不可以興斯道語亦未盡

或問十八章之說曰諸說皆善但范氏推說非本意謝氏鄙薄魯衛之君而以為聖人為此特以畏天命畏大人而然則亦不類聖人之心耳又謂孟子參校彼我未能合一亦恐未然孟子之所以不如孔子者正為於理義有未合一耳彼之與我果若何而可合一乎尹氏用程子說而加歎字亦失其旨程子推時人所以不知夫子之故以為由其如此而已非以夫子

之言為歎此事而發也集註所引檗山黄資政說最為得之然亦本出程子之意此外則胡氏之說亦善

胡氏曰聖人事君盡禮非自賢以駭俗内交以媚君也亦曰畏天命畏大人而已矣以子思孟子之言觀之則聖賢之分可見矣然仰遡夫子則作中和之德師法二子則强不弱之志二者審己所聞擇而從之可也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范說大槩贊聖賢之混成耳然謂未嘗以私意鑿則凡君子之言皆然蓋不待聖人而後然也今曰非賢者所及則過矣其他則吕謝侯氏

之說以君臣各盡其道而言之正也楊周尹氏則為君而言之爾若為臣而言則曰君之使臣雖不以禮而臣之事君亦豈可以不忠也哉兩說之中吕氏尹氏各得其要可以互相發明者也至如謝氏所以為說則是别有貴治賤賤事貴之道而無待於禮義必為君臣而後始以禮義相與也而可乎侯氏仁敬之說既無所當至謂知禮知忠則誠敬之道立而仁矣則語意尤不倫而又幾於衍說也定公以下數語則

善謝楊皆以飲食宴賜為使臣之禮似亦未盡夫君
所以使臣者一事一物何往而非禮之所在哉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程子兩說皆引詩大序之文以釋
此章之義而謝楊周吳氏因之以今觀之序乃因夫
子之言以為說而不能無失其意者不若其第三說
之云者與范氏直以詩之本文釋之之為當也夫淫
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甚而害於和者
也今謂為淫其色傷於善則亦失其義而贅於辭矣

然范氏專以聲和為言似亦未究其本原者謝氏雖引序文而所以為說者又涉乎程子之三說尹氏又兼范說而言之不知其何以通之也楊氏引序文而不盡其意似已覺夫淫色傷善者之失其義也游氏既引序文乃不用程子之說而祖鄭氏王氏之義則又甚矣呂氏所謂惻怛至誠者似亦未深考乎詩之文也諸說多引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為言以序考之此言乃為變風而發然已頗有可疑者尤非所以論

關雎也張敬夫所論性情之際亦有可觀今附於此

張曰哀樂情之為也而其理具於性樂而至於淫哀而至於傷則流於情而汩其性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發不踰節則性情之正也

或問使民戰栗或者以為哀公之言信乎曰使是言果出於哀公則當以公曰發之而夫子之責宰予亦不若是之迂且晦矣曰蘇氏以為公與宰我謀誅三桓而為隱辭以相語則固無嫌於晦矣曰吾聞之昔嘗有以是問於尹子者尹子艴然不答旣而曰說經而

欲新奇則亦何所不至矣此言可畏也哉故此章之旨但當以程子張子范尹為正若呂謝楊侯周氏之說則失之矣然程子張子皆以社當為主蓋不可曉而楊氏遂事既往之云其失為尤甚也曰胡氏以社為祭地之禮然乎曰未可知也然其言則有據矣存而考之可也胡氏曰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於新邑亦先用二牛於郊後用太牢於社也記曰天子將出類於上帝宜於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示之位兩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兩圭有邸舞咸

池以祀地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

或問三歸之為臺名何也曰說苑有謂管仲築三歸之臺而韓非亦曰桓公使管仲有三歸之家是其證也曰舊說婦人謂嫁曰歸三歸云者一娶三姓而備九女如諸侯之制也且雖臺名安知其不以處是人而名之乎曰若此則為僭上失禮與塞門反坫同科矣今夫子但以為不儉則亦但為極臺觀之侈而未至於僭也曰禮以大夫具官為僭今管氏之官事不攝

是也而夫子以與三歸並稱則亦安知其不為僭哉

曰禮家之言若此者皆不可據也如曰家不藏龜則

臧文仲之居蔡亦僭禮而不仁矣而夫子但譏其作

虛器為不智則禮家之說又可盡信也耶凡此類者

折衷以夫子之言可也曰或人聞器小而以為儉則

似矣聞其不儉而遽以為知禮何哉曰當是時也世

方尊管仲之功而不敢議其失故以為凡管仲之所

為則是禮之所存矣又方文勝故徒知儉而不及者

之為非禮而不知奢而過者之尤失禮也曰謝楊之說如何曰夫子之小管仲正以其用狹而量淺耳用狹者其本也量淺者其驗也揚雄氏之言得其本而所謂量淺者亦在其中矣故諸說者多遵用之而程子所謂器大則自知禮尹氏所謂器小可知者皆兼夫量淺者而論之也謝氏有見於量淺之說而不究其所以淺固失之矣楊氏有見於用狹之意而遂折夫量淺者以為所謂器小者初不在此則與謝氏之

說胥失之也葢如謝說則是當是時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揜豆者遂可為大器矣如楊說則是茍有王佐之才則雖三歸反坫而不害其為大器也而可乎故觀此章者以楊子程子之說為主而以范周尹氏說輔之則其意得矣然謝楊之說亦不可廢擇其善者而取之可也

或問二十二章之說曰程子范氏大意得之翕純皦繹之義則謝氏得之為多楊氏純繹之義不當其物皦

如之説則又過深矣此方論樂之音節豈當遽及此
乎周氏之説蓋亦類此楊氏又謂此孔子反魯樂得
其所之意亦恐未然味其語勢蓋將正樂而語之之
辭耳侯尹無大病然細考之其文義亦有未盡善者
或問二十四章之説諸家皆以喪為斯文之喪子獨以
為失位之喪何也曰此劉侍讀之説而蘇氏因之得
其旨矣蓋封人亦曰何患於喪而已固未有以知其
為斯文之喪且當是時夫子固無恙也二三子又何

患於斯文之喪乎抑夫子之設教門人為日久矣又何至是而始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乎然蘇氏以天使夫子東西南北未嘗寧居如木鐸之徇於道路則亦恐未安也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程子第二說得之矣范氏謝氏各得一意而發明之尤為詳備游氏之說亦善而於美善二字辨析尤有功周氏以盡美為德則其說有不通者矣曰程子釋傳之說如何曰樂記有之然程

子蓋亦兼存之耳非專以此為說也

或問卒章之說或以為何所觀或以為何足觀子獨以為無所觀其事之得失何也曰此以其文意推而得之也蓋在上則以其量而觀其大小為禮則以其敬而觀其淺深臨喪則以其哀而觀其厚薄今既無其本矣則雖欲觀之其將何以觀之乎彼曰何所觀何足觀者雖於大義可通然恐其未盡文意之曲折也

四書或問卷八

四書或問卷九

宋 朱子 撰

論語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或問里仁之說孟子嘗引以明擇術之意矣今直以擇鄉言之何也曰鄭氏程叔子皆云爾矣以文義考之則擇云者不復指言所擇而特因上句以為文恐聖

人之本意止於如此而孟子之言姑借此以明彼耳然程子之意亦似以里為人之擇里而居者則又非文意也程伯子張子及范謝楊氏多從孟子吕周尹氏又兼兩意以里仁為譬喻之言胡氏又自為一說義皆可通但恐或非本文之意耳讀者詳之胡氏曰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擇而處仁利仁者也

或問二章之說曰諸說皆善然其細微之間時猶有未安者如約樂之說則謝氏之病為多如以約為事樂

為情而所性不存焉惟體仁而盡性者為能無累於此語意雖精然細味之似有性情不相管攝之意而流於老佛之弊其曰不仁者不知我之為我而以物為我則又甚矣聖人之意但謂不仁者不能安於義理而固其所守耳豈若是險怪而不平哉楊氏於長久二字則亦有功矣然所謂未能敦仁者乃利而未安之事非直不仁也刻意厲行亦有志者之所為豈不仁者之所及哉若通下文之義而曰未能安仁利

仁而徒出於一時意氣之所為而為之其處約也未必濫則可矣胡氏於此發明似得其本旨者胡氏曰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衣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此安仁者之久處約長處樂也原憲環堵閔損汶上魯之季文子齊之晏平仲此利仁者之久處約長處樂也侯氏大意得之而語多繁複周氏其智自私之云則亦疎矣安仁利仁之說程子發明亦切至矣但若欲為而為之之類看利仁者則太淺矣若徒為名而已則是豈其真知仁之為利者而亦何足以得為仁之利哉范氏所謂有諸己而體

之者恐未足以明安仁之意呂氏所謂向慕勉強者亦未及乎利仁也以中庸達德表記三仁之序考之可見矣謝氏之說則善矣然初不見利字之意而於所以安仁者亦未親切其他如曰樂天畏天由仁行仁生知學知知者皆不能有所發明而畏天生知學知云者語尤不類周氏所謂自得者亦然惟尹氏二說雖約而皆不失其旨所謂泰者亦以其事而言非與驕為對者也其語利仁則文義為尤密矣

或問三章之說曰程子之言約而盡矣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范氏敬修可願之云亦曰如是之人仁者所好耳然可願之云若與所好者相亂亦其立言之踈也謝氏本無好惡人之心者過矣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而好惡之則又出於天賦之秉彝而不可易者豈仁者而反無之哉亦曰無私而當理焉可耳游氏之說則善矣但以仁者為宅心於大中至正之地則是仁者之心初不中正而

大中至正云者又自為一處必以此心納於彼處而後得為無私也而可乎且宅心之云見於書者與上文克知三有宅心者宜為一說今之說者疑已失之然不過曰有 以居是心而不為事物侵動耳豈曰宅此心於一處哉楊氏會物於一已者僧肇之言也夫謂無私心而自無物我之間可也若有意會物而又必於已焉則是物我未忘率彼以合乎此也且物之與已又若之何而可會哉此記佛者之言而較之猶

未得為極至之論況楊氏以儒者而數稱之則不可曉矣周氏詳潤而不甚切尹氏以公盡仁又得程子之説而不得其意者也曰然則游氏所謂智而未仁則不足以與此何如曰知及之矣而不足以與此者非謂懵然不知所好惡也私意人欲一有介乎其中則雖好惡之不差而其輕重淺深之間必不能無毫髮之偏者此所以必仁者而後能也

或問四章之説曰程子楊尹得之矣范氏之説太重志

於仁者謂其有意乎此則可以爲已能如此則不可謝氏以志仁爲知仁以去聲讀惡字則又誤矣葢志仁則實有意於爲仁非但知之而已也且上章適言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則仁人曷嘗無所好惡哉今曰無惡然則謂其獨有所好可乎故胡氏力排其說以爲貪無惡之美名失仁人之公道非知仁者葢得之矣然此又或有說焉葢仁固公矣而主於愛故仁者於物之當好者則欣然悦而好之有所不得不惡

者則惻然不得已而惡之是以好惡各得其物而愛之理未嘗不行乎好惡之間也以此而觀則胡氏之言其亦未免於偏與曰然則謝氏所謂惡人之惡如惡已之惡者如何曰此自覺其說之不安而為是以補其闕耳然其語意有不可曉者今姑就其文而推之則易矣曰常人之情惡已之惡必恕惡人之惡必深然以恕已之心恕人則其惡之也必不至於已甚所以謂之無惡可也果如此言則是不惟先昧已心

而又將不復以君子之道待天下之人也以此為仁不亦遠乎不然則意其文之或誤也若曰惡己之惡如惡人之惡則於理為庶幾矣然與其上文不類而亦非經之本意也

或問五章諸說如何曰衆人固欲富貴矣然立位以行道亦君子之所欲也衆人固惡貧賤矣然身困則道否亦君子之所惡也欲富貴而惡貧賤人之常情君子小人未嘗不同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特以非義而

得富貴則不處不幸而得貧賤則不去耳此舊說之意而范謝游楊氏皆用之惟程子意異而侯尹氏獨守其說愚嘗考之以文義則舊說勝以意味則程子深然平心以觀程子之說於文義間有甚費力而卒不可通者恐不若從舊之為安也若謝氏所謂君子樂富貴而悲貧賤者則已卑而不及於理若二章所謂何與我事者則又失於過高而有所略於事也楊氏所引趙孟之云若以孟子之意言之則非君子所

以非道而得富貴則不處之意但未知其復以孟子之説為如何若必合於此文而言之則吾恐其既失於此而又叛於彼也然其後本已刊去之則亦豈自覺其所引之誤與其曰去其所以得貧賤之道則亦未安蓋既曰君子則固無得貧賤之道矣設其有之則修身改過者乃吾事之當然初豈以是為去貧賤之計也哉曰然則君子而有非道以得富貴者何也曰是亦一時不期而得之非語其平日之素行也蓋

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之類耳曰去仁之說奈何曰范氏善矣然所謂存乎不仁則成不仁之名者非本文之正意也若然則又豈可謂去仁則無所成名乎謝氏去仁實亡之說亦善但其他辭冗雜有不勝辨者而又不足與辨也若以去仁以下二句繫之范說其名從之之後則兩長集矣其他諸家之說亦不親切今皆不能復辨也曰子以為終食造次顛沛言每進而加密何也曰吳

氏嘗言之矣終食猶是無事之時造次則異於閒暇顛沛則又異造次矣呂氏之說蓋亦類此而其訓釋字義又加詳焉爾曰諸家之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張子推說亦善范氏因可離非道而生可違非仁之說其於彼此之文義皆不審矣夫道以人所共由而得名故子思有可離非道之說若仁則違與不違在人而已豈可謂可違非仁哉其下文以如是則可以謂之學者則尤未當矣謝氏非有意於不違之說過矣

而其所謂身之所在仁斯從之如形聲之有影響則反析人與仁為二物而相隨者其亦疎矣至謂終食之間無放飯流歠者則得其實與周氏食不知味之説相表裏雖經文本意但謂無一食之頃然以食時言之而指其實則此亦為可據也曰或以飲食必祭為言與此若無異者而游楊皆斥其陋何也曰是其説有二焉若曰祭而必敬則不違仁之一事也游楊何譏焉若但以其不忘本而加恩惠焉以為仁則信

乎其陋矣若推本而言則制禮者之於此固亦其仁之發但不可專以此為仁耳曰侯氏所謂仁不可離在知不知之間者如何曰其病與謝同而又甚焉者也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孰謂知之而遂無間之可離哉學者以是為心吾恐其流於異端而無復操存踐履之功也周氏語多未瑩而卒曰學者宜知所謂是則小怪矣楊氏雖亦有此意而繼之曰仁而已矣則義有所歸而不為病也曰尹氏造次顛沛必於是為

純亦不已者如何曰此誦程子之言而失之者也程子曰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蓋以純亦不已為聖人之事造次顛沛必於是為顏子之事日月至焉為學者之事凡三等也尹氏通上兩等而一言之其失也甚矣

或問六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張子大意亦善但以好惡為一人之事則經文有二者字恐其本意或不然耳

范氏亦得之而說其為仁矣與周尹氏皆自為一句而不屬之下文則恐於文義有不通者此言之意蓋曰惡不仁者其所以為仁者如下文所云耳呂氏無以尚之不加其身未見力不足者皆為勝物之事則非克己為仁之意矣謝氏所謂真好惡者亦善但生知之說太過而無以尚之一句未安不若遂以真好惡者推之之為善耳楊周氏好仁之說類謝氏惡不仁之說近呂氏又謝氏所謂志所謂此心疑其指上

文好惡者而言之以為如是之人用力於仁則無力不足之患也然好仁而無以尚之惡不仁而不加乎身則用力於仁也久矣恐不得復以此為説也難易之説則亦程子之意也楊氏之失前已辨之其曰天下歸仁者則又失之大快矣既以為仁由己何力不足之有而又有人嘗用力以下之説則又似真有力不足者而特夫子未之見亦不知其説之所定也尹氏之説則尤貿亂而無序蓋不可得而通矣但曰用

力以下之說諸說不同未有以屈其說而集註所用程子之意則未見之云與章之首尾兩未見者不類而葢有之矣又曰力不足者而上繫於用力於仁之文疑亦未安奈何曰是固嘗思之矣如范氏說則力不足者為能用力於仁而其力不足以至於仁而與畫焉者有間矣夫子思其上者而不可得故思其次而歎其未見耳此則未見之云與下文者不異矣然聖人方疑未有用力於仁者則且歎其未見此等之

人而未應遽歎夫未見其次之人且其下文二句又止因程說則又不免乎跨越之弊此亦有所未能安者呂謝楊說前已辨之矣而周氏力不足之語則同於程子而以下文二句為蓋有力不足之人但我未之見所以深言必無用力而不足之人也此則蓋有之矣不必有所越而繫乎一句之前矣然未見之云又未免其戾於前後之云也是數說者其前後得失如此不可盡用必不得已則力不足之云者從范氏

而下文二句從周氏之訓以指夫力不足之人用程子之意以不絶夫進善之路其庶幾乎然程子舊說未敢遽廢姑存此意而熟考之可也曰子所謂無以尚之者何以言之也曰李氏之說然也李氏曰好仁好色舉天下之物未有以尚之者有以尚之則其好可移矣曰好仁者不幾於安乎曰謝氏之說蓋然然亦未也胡氏以好仁為利之惡不仁為強之者得之矣曰為仁者亦用力乎曰蘇氏言之矣蘇氏曰仁之可好甚於美色不仁之可惡甚於惡臭而人終不知所趨避者物欲蔽塞之也解其蔽

達其塞不用力可乎故又曰自勝者強又曰克己復禮為仁

或問七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尹氏又推明之亦盡矣前乎此者則有劉氏之說後乎此者又有吳氏之說焉劉侍讀曰周氏使管叔監殷而管叔以殷畔魯昭公實不知禮而孔子以為知禮實過也然周公愛其兄孔子厚其君是乃所以為仁也吳說已見集註而楊氏亦因之但所引表記以為說者則已支離矣曰諸說如何曰如范氏說則宜曰責小人以恕則可以為仁而不必言知仁矣如呂氏說則宜曰類族辨物則仁術弘而又不必專於

觀過矣如謝氏之說則但觀人之運動作為而識其運動作為之所以然者即可以知仁而亦不必專於觀過矣范吕既踈而謝氏之失為尤甚蓋其論仁每以活者為訓知見為先遂以此所謂知為彼之知此所謂仁為彼之活而誤焉耳曰世有因謝氏之說而推之者曰人能自觀其過則知其所以觀此者即吾之仁是說如何曰此說最為新奇而可喜吾亦嘗聞而悅之矣然嘗以質之於師而曰不然既又驗諸行

事之實而後知其果不然也葢方其無事之時不務涵養本原而必欲求過以為觀省之資及其觀之之際則又不務速改其過而徒欲藉之以為知仁之地是既失其所以求仁之方矣且其觀之而欲知觀者之為仁也方寸之地俄頃之間有過者焉有觀者焉有知者焉更相攫拏迭相排逐煩擾猝廹應接不暇葢不勝其險薄狂怪而於仁之意味愈不得其彷彿原其所以然者蓋亦生於以覺為仁而謂愛非仁之

說耳夫有是性必有是情故仁之愛知之覺猶水之寒火之熱也程子謂不可以愛為仁蓋曰不可以情為性猶不可以寒為水而已然其所謂以仁為愛體愛為仁用則於其血脉之所係未嘗不使之相為流通也故於有子之言以及此章之旨未嘗不以愛為言至於以覺訓仁則蓋嘗明斥其非矣今宗本程氏而不深考於此乃直謂覺為仁而深疾夫愛之說則是謂熱為水而惡言水之寒也溺於新奇而不自知

其溺於異端誠以是說推之則庶乎其有改矣

或問朝聞夕死得無近於釋氏之說乎曰吾之所謂道者固非彼之所謂道矣且聖人之意又特主於聞道之重而非若彼之恃此以死也曰何也曰吾之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當然之實理也彼之所謂道則以此為幻為妄而絶滅之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人事當然之實理乃人之所以為人而不可以不聞者故朝聞之而夕死亦可以無憾若彼

之所謂清淨寂滅者則初無所效於人生之日用其急於聞之者特懼夫死之將至而欲倚是以敵之耳是以為吾之說者行法俟命而不求知死為彼之說者坐亡立脫變見萬端而卒無補於世教之萬分也故程子於此專以為實見理義重於生與夫知所以為人者為說其旨亦深切矣但所謂不虛生死得是者意若小偏耳張子前說大意與程子前說同後改之說則幾於釋氏之云而呂氏又祖其說亦誤矣范

說既踈而謝氏又不可曉以意推之其所謂道者又若其論活者為仁之說也故又以為不聞此而死則謂生而死者為吾身血氣之為聞此而死則知生而死者乃道之出乎生入乎死而無所復憂若其果然則與釋氏之言尤不能有以異矣楊氏與程子皆引易簀之事然其意則有不同者程子之意蓋以道之重於生明正之安於死言有夫子所言之志而後能有曾子所處之事耳非以聞道便為得正亦非以聞

道而得正者便無餘事而可以死也若楊氏既以聞道為得正而又有無餘事之說焉則是曾子將死而後始得聞夫所謂道者既聞道而遽遂無餘事之可為也是亦生於不虛生死得正之偏而與此條之說不得為同矣周氏蓋亦生於不虛生之云者而其所以為說者則賢於楊氏矣尹氏誦程子之言而以誠有所得者明夫實見實理之說意義益明白矣

或問恥惡衣惡食者其為未免於求飽求安之累者乎

曰此固然也然求飽與安者猶有以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惡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疏食菜羹則不能出諸其户者蓋其識趣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之下矣志於道而猶不免乎是焉則其志亦何足言哉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范尹因之而范氏又能有所發明者也謝氏則别為一說而意尤高遠楊氏周氏若皆以為不能忘情而有愠焉者則吾

已辨於前矣然周氏所謂其志分者覽者猶可以有取焉

或問十章之說曰此章諸說多誤蓋由音讀之學不明以適為子適衛之適之故也惟吕氏以為主謝氏以為可似吾誰適從誰適與謀之適然吕氏之說不明而義之與比亦同衆說誤為比於有義之人者獨謝氏為不差而其所論老佛之失亦最明白也

或問十一章之說程子兩義不同何所據而為取舍也

曰以例求之凡言君子小人而相須者則君民之謂也如愛人與易使之類是也言君子小人而相反者則善惡之謂也如周比和同之類是也以相反為言而上下章又且多義利之説則固當為善惡之類矣況以君民為説則其懐惠之云亦迂晦而不通矣尹氏多本程説而於此亦不之從則又可見其亦有所未安矣謝氏又自為一説而以是四者皆為下懐其上之事若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

利其利云爾但彼因前王不忘之言而發而此無所
繫則恐不得而同之耳楊氏能言君子之不懐居矣
而未見懐德之意以刑為體出於莊生之書援以釋
此亦未足以為據也周氏蓋發明程子初說然皆易
懐為安則安惠云者其說有不通矣尹氏雖因謝氏
之語而實用程子第二說是最為得旨樂善惡不善
猶曰好仁惡不仁也必以刑為言則猶管仲所謂畏
威如疾申公巫臣所謂慎罰務去之之謂耳大抵懐

德之君子不待懷刑而自安於善懷土之小人特欲全其所保而未必有逐利貪得之心其為善惡亦各有淺深矣此外則蘇氏說亦佳然必以利害為言則終不近聖賢氣象也（蘇氏曰懷安也君子安其所必安小人之所安有不安者矣德之可安也固於土法之可安也久於惠利在耳目之前而患在歲月之後者小人不知也）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范氏亦為得之但其語多病如乾之利物為利之大放利而行為利之小其比擬之不倫甚矣夫利物之與自利其為善惡如陰

陽水火之相反豈特有小大之殊哉若以乾道變化對夫解衣推食者而言之其可哉謝楊周氏之說是亦一道但非本文之意而謝周氏又并所謂躬自厚而薄責人者失之耳此外則晁氏亦善晁氏曰依於義而行則此既宜之彼亦宜之雖傷不怨依於利而行則專利於此貽害於彼不勝怨也

或問十三章之說曰此章之旨諸家皆不能盡善今詳上句之說則范氏得之下句之說則李氏得之李氏曰能以禮讓然後能行禮不能以禮讓則雖禮文具在亦且如之何哉蓋以禮之繁文末

節當世所尚皆時人所易行者至於辭讓之心則禮意之實而人所憚為故言能以禮讓為國而先民則其為國也不難若不能以禮讓為國而徒相與從事乎繁文末節之間則亦無以為禮耳至於句讀之間諸說亦多不同往往多至讓字為絶句而以為國者屬之下文雖於上句為通然施之下句則不通甚矣要之此但當為三句而中句至國字為絶乃安耳謝楊周說皆失之謝氏上句猶可通而下句以如禮何

者為一身之禮則無所據矣且其上句之讀與下句文勢正相戾又與諸說不同也楊氏周氏以禮而讓之說則巧曲而支離矣李氏之讀恐亦未免此病也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程子范氏皆以患無位為患無位以行道所以立為身有所立皆失其文義之所指矣謝氏專以才稱其位為言其文義則似矣而君子之所以立乎其位者固當以德為貴不當專以才而為言也畏名喜名之說殊不近本文之意而其所謂至

論者則過高甚矣我貴之說首篇之首蓋已辨之今不重出且所謂求為可知云者正以為字為重而范謝語或遺之亦大踈略矣楊氏之說顛倒重複殊不可曉此章之意正為未有以立而患無位未有可知而患不知者言耳若有以立而有可知矣則又何患之有哉周氏無甚病然語亦多不切也曰未有位而先求所以立乎其位則先事而迎矣人不已知而必求為可知則是乃所以患乎人之莫已知也聖人之

言若此柰何曰此亦對待之言欲人之反求諸己耳
蓋所以立乎其位者進於其道而已矣所以為可知
者勉於其實而已矣固非事事物物預為防擬且為
皎皎之行而必其可知也若必以此為嫌則將必如
謝氏所謂至論者然後可然則無乃反為過論也耶
或問一貫之旨夫子不俟曾子之問而呼以告之曾子
無所問辨而唯焉以對何也曰曾子之學主於誠身
其於聖人一言一行之際蓋無不詳視審記而力行

之也至是則其積之久行之熟日用之間所以應物處事者各有條理而無不盡矣所未達者特未知反求其本而得夫衆理之所自來然其下學之功亦至而將有以上達矣夫子於此蓋得之眉睫之間也故不俟其問而呼以告之若曰吾之所謂道者雖有精粗小大內外本末之殊然其所以謂道者則一而已矣曾子之心於是豁然而有以得夫衆理之所自來者故無所復疑而直應曰唯蓋不惟無待於問辨而

亦不容有所稱賛也孟子所謂君子之教有如時雨化之者正謂此爾然以史記考之則夫子卒時曾子之年才二十有九耳其聞道之早蓋如此可畏也哉曰曾子於門人之問而以忠恕告之何也曰夫子之告曾子也門人莫不聞之矣然獨曾子為能默契其旨而他人不與是以因夫子之出而問焉耳然彼未及究夫衆目之殊則所謂一者亦將安所措哉使曾子而非有以實得乎此則必重以己意推繹聖言而

反益其惑矣今乃不然而直以忠恕告之則雖未嘗誦言一貫之旨而所以發明其實者蓋無餘藴其曰而已矣者邢氏以為萬理一貫更無他説之辭亦得其文意者也蓋盡己為忠道之體也推己為恕道之用也忠為恕體是以分殊而理未嘗不一恕為忠用是以理一而分未嘗不殊此聖人之道所以同歸殊塗一致百慮而無不備無不通也以是為言正欲使門人不求之空言恍惚之中而考諸聖人用心行事

之實有以默識而加勉強之功焉爾曰然則中庸所謂違道不遠者何也曰曾子之言忠恕自聖人之心而言也中庸所指則學者勉行之事爾其理雖同其分則異程子所以有動以天降一等之辨也學者第深考於其書則有以别乎此矣曰程子以來其門人為說者衆而亦有不同者何也曰程子發明曾子之意極精微矣蓋欲學者默而識之也而其論中庸之旨以為下學上達掠下教人則欲學者勉而進之爾

蓋致知力行不可偏廢故其言每如此至其門人之說謝氏侯氏專明曾子默識之意楊氏尹氏獨推中庸勉強之說則各得其一偏而不能以相通矣學者正當兼取而並觀之則於夫子之心曾程之意庶幾其有以得之矣曰其所謂下學上達之義者何也曰此謂中庸之言欲學者之下學乎忠恕而上達乎道也若此章之云則聖人之事而非有等級之可言矣曰兩程子之言忠則不異而言恕有不同者宜何從

曰侯氏論之其去取之意得矣然其所以為說者則語意支離而不及載於精義之書也以今論之則伯子之言舉植而不及動指氣而不及性必若叔子之言則庶乎耳曰然則天地亦盡己之心而推以及物乎曰此以天道著人事取其理之屬乎是者而分之耳若天之自然而無外則又何必己之盡而有待乎推以及物耶亦曰其本體之流行者在人則謂之忠由是而生物者在人則謂之恕耳曰推程子動以天

之云者則聖人之忠恕為動以天而賢人之忠恕為動以人矣而又以忠為天道恕為人道何耶且盡已推已均有涉乎人為又何以有天人之分耶曰彼以聖賢而分也此以内外而分也盡已雖涉乎人為然為之在已而非有接乎物也縱横錯綜見其並行而不相悖者焉則於此無所疑矣曰程伯子以推已為恕為違道不遠之事而叔子以釋曾子之言何也曰恕之所以得名本以其推已而言也伯子特以聖人

之恕為無待乎推是以屬之學者之事叔子則以為聖人之恕亦不過此但其所以推之自有不同耳二說雖異盍不害其為同也曰其引盡心知性之云何也曰是不可曉矣以一本之說驗之其闕文耶然并其一本之說而論之亦若未甚切於文義而與其別章之解不同蓋不可曉矣曰其曰冲漠無朕而萬象昭然者又似以理之本末上下而言而與此章之旨不類何耶曰此亦縱横錯綜之言也蓋方其忠而恕

之理已具及其恕而忠之理未嘗不行乎其間也體之於身則内外物我之間其亦不異乎此矣曰程子又言忠恕貫道若他人言之則不可信曾子言之則其盡也必矣者何也曰此疑記者之失也蓋其意若曰他人未盡忠恕而臆度以言則其言雖或偶中而其所以言者有不足信若曾子乃以其實見而言則其必盡聖人之藴無疑也今記錄不明乃似不知其言之是否而唯其人之信若侏儒之觀優者夫豈然

哉曰其曰忠恕乃所以為一而繼之曰言仁義亦可何也曰是乃所以為一此言非程子不能言而曰言仁義亦可者亦非程子不敢言也葢以仁義言之則仁之成己猶忠也義之處物猶恕也是亦所以為一而已矣曰然則其不曰仁義而必忠恕之云何也曰張子言之詳矣曰程子之引君子之道四者如何曰是則小誤以中庸之文推之則此四者乃反其所以責人者為責己之事非欲苟自恕而并恕人也曰或

又以謂忠恕非所以言聖人而欲易忠以誠易恕以仁其亦可乎曰聖人之忠則固誠之發也聖人之恕則固仁之施也然曰忠曰恕則見體用相因之意曰誠曰仁則皆該貫全體之謂而無以見夫體用之分矣曰諸說如何曰忠固誠之屬也然以自然用力之或異則固不能無分別於其間故程子曰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則其辨亦已明矣且所謂忠者亦曰盡己之心而已矣未遽及乎人也今范氏忠則無不

誠矣又曰忠則在已恕則在人則其言皆無所當矣夫忠恕之所以一貫正以其出於自然之理而相為表裏也今吕氏曰欲道之行於天下非此不可而又以二者皆為待物之事則其不察於此亦甚矣夫聖門之學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先博以文而後約之以禮始於繁悉而終於簡易固亦有其序而不可躐矣夫子之所以告夫曾子子貢者正以其幾有以遍觀盡識乎此也今謝氏乃謂夫子懼夫弟子之不能遍

觀盡識將無以入道而告之以此則是憂夫正途之迂遠而示之以捷徑之易入也且夫所謂道者固亦未嘗離夫事物之間又安得謂其不可以入道而必告以一貫者而後可哉其以流而不息萬物散殊言忠恕者蓋推程子之意然不言維天之命則無以見夫流而不息者之為體不言乾道變化則無以見夫萬物散殊者之所自來也其論盡心知性者恐非孟子之意今未暇辨至其誦程伯子擴充之語則至矣

夫孔子之所謂一貫者非曰貫彼我而一之也亦曰其所以酬酢應變者雖千變萬化而未嘗不一也今游氏以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至人無己論之則既失其旨矣而又皆出乎異端之說其擇焉而不精亦甚矣哉又謂忠恕未免乎違道則又未察乎違道不遠云者正以其自是而之道也不遠云爾豈背道之謂哉又謂恕為盡物則恕其足以盡物矣而恕之所以得名者正自其未盡而足以盡者名之也又謂反身

而誠為一貫之事亦非也反身而誠方謂反求諸身而萬理無不足耳未及乎推以及物而無所不當之大也又謂仲尼曾子所以授受門人有不得聞者亦非也夫師弟子相與處於一堂之上其可為呫囁耳語以私於一人哉特學至者聞之而有得其未至者雖聞而若弗聞耳故門人之問以何謂為辭則固聞其言而不曉其所謂者也若初不聞則又豈得而筆之於書耶楊周尹氏之失大槩類此而侯氏又以為

孔顔子思孟子地位不同其為忠恕亦異則亦有所未盡也蓋以孔顔之忠論之則此說可也若中庸所謂忠恕則非子思之言而孔子所為學者言之者也且其告子貢仲弓亦同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耳豈可謂孔子之恕猶有待於勿施哉其曰天未嘗一歲誤萬物者其為譬亦不切矣若曰一氣流行元無間息未嘗少有偽妄雜乎其間也則得之矣

或問均是人也或為君子而喻於義或為小人而喻於

利何也且程子楊周氏以為深喻而後篤好范氏以為好之而後喻焉其不同何也曰論其所稟則有清濁之不同論其所習則有高卑之或異蓋不可以一說定也故有先喻之而好愈篤者有先好之而喻愈深者亦不可以一例拘也要知君子小人之分則不可易矣若周氏所謂其失在於用心之初者其切要之言與使非其用心之失則雖所稟之不善亦可以習而變矣然喻字之義惟呂氏之釋得之蓋心解通

達則其幾微曲折無不盡矣程子范楊周氏大指多善然或推其前或引其後而正釋喻字之意殊少謝氏則自待甚恕而於君子小人之際初亦未甚剖判必其所喻之既分然後從而名之則其意與周氏正相反矣曰然則所謂君子小人之所喻者各為一事耶將一事之中具此兩端而各隨其人之所見也曰是皆有之但君子深通於此而小人酷曉於彼耳曰對義言之則利為不善對害言之則利非不善矣君

子之所為固非欲其不利何獨以喻利為小人乎曰胡氏言之悉矣胡氏曰義固所以利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者是也然自利為之則反致不奪不饜之害自義為之則蒙就義之利而遠於利之害矣孟子之告梁王意猶是也

或問十七章諸說如何曰謝氏得之楊氏周氏皆引大學而言則支離而無所當矣

或問諸家幾諫之說多以為見微而諫者如何曰其說固善矣然此章之語乃內則之節文耳以彼文考之則正所謂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者而曲禮亦有不顯

諫之文焉則為證也亦明矣且不以彼文推之則下文又敬不違將為苟焉以從父之令者而勞而不怨亦將無所屬於上文矣曰諸說固失之矣其他文義亦有可論者乎曰范氏他說皆善所引曾子之言亦佳但恐其所以為說者亦若見幾之云爾謝周尹氏他說則皆失之而楊氏於勞而不怨者遂略而不說不知其意果以為何如也侯氏所謂不違幾諫之初心者得之矣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范謝氏得之其次則侯氏亦可觀也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胡氏得之矣范氏所謂各記所聞者或未必然也後有重出者皆放此楊氏於字之說已見於首篇矣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侯尹得之楊周自為一說亦通謝氏則恐非聖人之本意然事親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或問二十二章之說曰范氏周氏得之諸家亦無異說惟謝氏為不同恐非聖人之本意然於學者亦足以有警也

或問二十三章之說曰謝尹得之但所謂失之者本謂事之失而已謝氏乃以為不外馳以失道約本謂斂束簡省而已尹氏乃以為約之以禮則皆未安而周氏失之之說亦與謝氏相類也范侯皆以為儉約之約恐聖人之意或不止此楊氏之說則太支離矣

或問二十四章之說曰此無異說但范氏所謂人性因所有者未知其可意豈以為氣質之稟有辯有訥而自修者則欲其訥而不欲其辯即有以能行而不能言為君子之所貴則其於義有所偏矣能言而不能行者固可賤矣而君子亦何必取於不能言者而貴之耶夫子之教伯魚稱公西赤又曷為不直使之為君子之所貴而反出於其所賤之域耶謝氏所論禮樂進反之意則善矣但所謂在道不在物者不可曉

豈以為禮樂在於情性而外玉帛鐘鼓之謂乎然則未免有厭離事物而必求道於杳冥昏默之間之意其論訥言敏行者亦善矣然所謂心亦可謂之不放者亦不免有卑言行而貴心術之病也蓋訥言而敏行雖足以制於外而養其中然言訥則寡過行敏則有功亦非專為欲心之不放而為是也楊氏所謂惡其取憎者失之尤甚聖人之意豈為是而戒人以寡言哉其說之弊使學者以此為心而不察乎理義之

正則必將有閹然媚世而為鄉愿之為者矣周氏無他發明而侯氏尤疎濶尹氏所謂君子之志者則語雖緩而意切矣此外則胡氏之說亦有補也胡氏曰言而能訥畜德則固喻人則信謀事則密不訥者反是行而能敏遷善則速改過則勇應務則給不敏者反是敏與訥雖若出於天資然可習也言煩以訥矯之行緩以敏勵之由我而已不自變其氣質學豈有功哉

或問德不孤與易文言之意同否曰此泛言事理凡有德者必不孤立當有朋類聚來與為鄰程子所謂事物莫不各以類聚凡為善者以類應之說是也文言

之云則以釋文辭大字之意蓋言其德之盛爾程子所謂一德立而百善從之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只是德孤者是也至於所謂與物同故不孤則於易文此書之意皆不相似其引易以說此書又自與下文為善類應者不合蓋不可考讀者擇其通者而從之則類應之說無以易矣故張子范氏亦同其說而周氏兼而用之前以德盛為言而後以類應為說於文義亦可通也至於謝楊皆以孤為孤特之孤恐或近

於程子物同之說然然以易之本文求之既有所不通而其說之流將必有不顧理之是非惟欲其易知而有親者恐亦未免乎同流合汚之弊也

或問卒章之說曰諸說皆善但謝氏所謂期於功之必成者以下文惟予與女以求助之云者例推之則為患失固寵之意耳詳子游之言本以警學者於幾微之際不應遽指此等輩而言也且若其言則是乃所以綢繆固結而不可解事君者何自而辱而交友者

亦何自而疏哉

四書或問卷九

四書或問卷十

宋 朱子 撰

論語

公冶長第五凡二十七章

或問首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張子不為非義之說亦得之但以為設辭則誤矣范氏以為孔子欲妻以女而辨其非罪者失之然有罪無罪在我而已以下亦足

以警世俗簡賢附勢之私矣謝氏以為聖人非子其子以為可託則過於人情至於以智帥人之說則牽合甚矣且夫子之於公冶長特取其不為非義而已豈遽及夫不為桎梏而死哉苟如其言則凡繫於縲紲而能以智免者不問其有罪無罪皆聖人所取矣而可乎楊氏不累室家之說正與謝氏相反似又失之苟且而不及聖人之意然施之今世亦足以破夫過計求全之惑也周氏論二子之優劣則賢於尹氏

之無所分别矣胡氏所論後世婚姻之失尤為有補

胡氏曰聖人之於婚姻參度彼已如是之審所以能保終而無敝也後世或以富貴結或以急難合或以憑媒妁兩美之言或因意氣一時之諾初未嘗深知二人之性行也雖然壻猶易見女最難知人多謹於擇壻不能慎於擇女逮德下衰又惟財色是迷而不思家之隆替自內助始也可勝歎哉

或問二章之說曰范氏得之謝楊周氏亦善而胡氏吳氏亦有可取者

胡氏曰家語云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有才智仁愛為單父宰民不忍欺以年計之孔子卒時子賤方年二十餘歲意其進師夫子退從諸弟子游而切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歎之如此吳氏曰說苑云子賤為單父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人

之術程子斯焉之訓有所未安侯氏蓋用其意則誤矣但范氏推言魯有君子而不用蓋以講筵開導及之非經之正意也謝氏以魯多君子為夫子之力事理固當出此然亦非此章之本旨也

或問三章之說曰程子以器為尚飾之物恐非本意蓋器亦有不尚飾如陶匏者不得槩以尚飾目之也夫子所以稱子貢者正以其可用而已瑚璉之飾則盛矣然不言他器之華靡者則所取者乃在乎宗廟貴

器為重也若其後說所謂宗廟可觀之貴器則語意始不偏耳至與范氏皆以子貢為自矜自賢則恐未必然亦見夫子之稱子賤而意其或可以庶幾焉耳范氏又直以器為不通乎變而子貢小之恐當日答問之意亦未遽及此蓋但本稱其可用之實而今較其輕重則誠與其稱子賤者有差等耳楊氏說亦類此而加以抑揚之說則又似子貢本能不器而夫子故抑之未能為宗廟之貴器而夫子故揚之恐其說

尤有所未安也謝周二説相似而謝氏甚焉其曰能
輝光則何害為不器則今固未能不器矣又安可遽
以為小成乎其曰何害為形而上者則夫形而上者
乃名理之辭而非指其地位之稱且又豈判然二物
而可以去此而即彼乎諸説惟尹氏最為平實其説
雖約而所得多矣
或問四章之説曰程子之解善矣其後説以為仁則佞
不害惟不知仁則無所用佞者恐未安也大抵諸家

皆不解此句之義故其說多不通呂氏口給之訓甚善但不仁而佞不若仁而不佞者亦太緩於辭而徒贅其說矣此其優劣又豈待較而知哉楊氏以為佞者畏君子之求諸非道而取憎則以佞為諂諛之意於此字義既已失之又特畏人之憎已而不為諂諛則其為諂諛也大矣豈君子之心哉前篇第二十四章亦已頗論之矣尹氏直以孔子許仲弓之仁亦不考於不知其仁之句而又并讀七字為句之失也曰

仲弓以德行名而子以爲未能全體不息於仁何也曰仁之難能甚矣以顔子之賢僅能三月不違而已則仲弓之未能全體而不息也亦何疑哉

或問漆雕開未能自信而程子以爲已見大意見道分明何也曰人惟不見其大者故安於小惟見之不明故若存若亡一出一入而不自知其所至之淺深也今開之不安於小如此則非見乎其大者不能矣卒然之間一言之對若目有所見而手有所指者且其

驗之於身又如此其切而不容自欺也則其見道之明又為如何然曰見大意則於其細微容或有所未盡曰見道分明則固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曰程子又以開與曾點並稱敢問二子孰為賢乎曰論其資稟之誠慤則開優於點語其見趣超詣脫然無毫髮之累則點賢於開然開之進則未已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范謝得之而胡語亦可取也胡氏曰漆雕開之言如此蓋為己之心勝而進道之志大也若楊氏以不自欺為進乎信則有蹤

等而過予之失又以爲孔子見其如此而後使之仕則又非事序矣且既曰進乎信矣而又曰充之有未至者其與前章又若相矛盾也盖不可曉矣曰程子所謂道著信便是止何也曰此言學者當以漆雕開爲法而未可遽以信自許也見之未明守之未篤而輕自許焉則止於此而不能進矣曰其曰只是這箇理已上却難言者豈此理之上又有理之難言也曰不然也徹上徹下一理而已故曰只是這箇理但見

之明養之至以至於德盛而仁熟焉則其所獨到有非言意之所及者豈曰此理之上復有一理而不可言哉孟子所謂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者意亦如此耳曰其以子使開仕為求禄則似以開為未足乎仕者又曰其仕有餘則又與前說若不同者何也曰所謂求禄之仕正以其於此有未信者而明夫非若聖賢之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者也然以其篤志如此則夫子平日亦豈全不知其短長而姑使之為鋪

啜計耶使效一官修一職而無愧於其禄焉則宜亦已有餘矣

或問六章之説曰程子得之矣但其曰譏無賢君者不若吕氏周氏之為善也然吕氏不忍絶中國無所取材之説則未安不若周氏之完善矣程子又於佛肸之召有示人以迹之言而引此章以為比今范氏於此章亦因以為説焉則恐其未必然也夫道固無所往而不在然直言其無所不在可也亦何必故為是

說然後可以明之耶既為是說以明之而卒不往則又惡在其能明也若曰自今觀之可以見海之可浮夷之可居亂人之或可從則可矣以為聖人之言先有此意則恐其不容有此安排計較之心也謝氏以浮海為設言亦非是聖人欲稱子路之勇而可共患難蓋一言而足矣又何必迂回宛轉曲為是說然後足以信之耶且夫子之言正為憂則違之不得已而去耳豈憤世過中之謂哉又謂聖人豈終乗桴浮海

者亦未然也逢萌管寧遭漢之亂皆嘗浮海而居夷矣使夫子而甚不獲已焉則其浮而去也豈終為虛言哉但度其未至於是所以雖有此歎而卒不行也子路則不能度於此而遽喜焉所以有無所取材之譏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正抑揚之辭也未有楊氏所謂聖人之勇不可過之意然自今觀之則亦可以為偏勝過中之戒矣

或問七章之說曰諸說皆未有卓然不可易之論范氏

深識三子并與其材而不之取過也治賦為宰與賓客言皆有國家者所不可廢之事雖當隆盛之時仕天子之朝亦豈能一無事於此而直以從容風議為高哉此與前篇訥言之說大率相似蓋元祐議論意趣多類此此所以墮於一偏之見既不足以維當時之弊而又反啓後來之禍也又以三子為有願乎其外固不足以為仁恐亦未然三子之於仁固亦勉焉而未能至耳謝侯皆以仁為覺者故皆以為三子之

材之發為仁而特未能有其全體但謝氏引子貢問管仲及聖人語道不若諸子之漫無統紀者則未有以知其旨意之所在而侯氏所謂觀其進退周旋則其仁可知者尤可見其歸於覺之說也又謂夫子恐武伯不識仁又謂子路盡仁而仁止於是者則其顧慮忖度尤不近聖人之氣象也其他如云使武伯知仁通上下則知三子之仁而可以知為仁之方者皆可疑使聖人之意果出於此則何為不直告以通上

下之云者而為是溟涬滉瀁之說以迷之耶楊氏雜引論孟之言旨意向背亦不相入如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此謂趨嚮善惡之分極於細微而終於廣大之言也君子而有不仁者此謂勉慕於仁而力有未至未能無有毫髮之間斷者而言也若以趨嚮之極而言則雖曰未仁不害其為小人若以其毫髮間斷言之則雖曰不仁亦豈害其為君子哉今曰君子固有不仁者而又謂不可正言其不仁則亦自相戾

矣且聖人之言豈其計畫籌度至於如此然後出之哉周氏亦以三子之事為非仁不能矣又謂其器重道遠而非三子之所及首尾衡决蓋不可曉矣至尹氏則幾矣然所謂盡仁之道斯謂之仁者亦不親切讀者但以此篇四章之說通之則其說曉然不待辭費而决矣

或問八章之說曰諸說皆同但惟周氏以與為許他皆以與為及恐未安耳程說第四條不喻以下恐說之

者誤不若第三條語為完也范氏以子貢為知足以知之而仁不能及者非此章之意也夫子貢之對而夫子與之者正以其知不及而言耳豈遽及夫仁哉又謂子貢晝焉亦無所據吕氏論知十知二最善胡氏又推明之亦得其旨胡氏曰聞一知十舉始知終無不盡也聞志學則知從心不踰矩之妙聞可欲之善則知聖而不可知之神此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者序而進類而達也語以出告反面而知昏定晨省語以徐行後長而知天顯克恭此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已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稱之如此謝氏以知十知二為材器之

高下而非造道入德之謂故夫子與不如回者亦以材言而未害於其造道入德之實也為是說者新則新矣其未免於過也歟其他大抵皆祖程子說亦無大得失也

或問程子謝周尹氏晝寢之說如何曰前乎此者劉侍讀嘗言之矣蓋以寢為寢室之寢而非眠寢也曰然則然乎曰以其文義推之恐其未必然也況晝居於内未有以見其必為邇聲色者遽以耽惑責之則其

探人之私而發揚之亦大不恕矣故范楊氏皆從舊說蓋知當晝而寢其怠惰自棄之罪為顯然而可責也諸家多以朽木糞墻為譬其質惡者亦不然也若其質之本然則亦哀矜之而已矣豈當若是其切責之乎聽言觀行夫子亦設此以警學者耳謝楊以為誠然者誤矣周氏又以今昔為言亦未得為通論也

或問申棖之剛曰諸說皆善而蘇氏亦有味（蘇氏曰有志而未免於慾者其志嘗屈於慾惟無慾者能以剛自遂）但張子范蘇楊氏之說失之

緩不若程子謝周氏之言緊而切也范氏無心之說已辨於前篇之十章矣

或問十一章程子之說不同何也曰第一條出於程子之手筆其言最為的當其他則傳錄之間亦容有誤矣曰然則其語仁恕之别奈何曰以無言者自然而不待禁止也以勿言者禁止之辭勉强之意也此則仁與恕之辨也范氏以下皆失之也惟楊氏則語太簡而未有以知其意之所在也

或問文章性命之說曰程子張子呂氏以為聖人未嘗不言性命但其旨淵奥學者非自得之則雖聞而不喻也此說善矣然考之論語之書則聖人之言性命者蓋鮮焉故門人又記之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竊恐子貢之本意亦不過於如此也范氏以為聖人教人各因其材性與天道實未嘗以語子貢則亦近矣但不察乎罕言之旨而以為聖人之教有屏人附耳而後及之者則誤矣抑如子貢者夫子嘗告以一以

貫之矣又告以天何言哉矣又告之以知我其天矣則固不可謂未嘗以告之謝氏楊氏以為性命之微聖人未嘗言而每著見於文章之中要在學者默識而自得之則亦誤矣使聖人果絕口而未嘗言也則學者何以知夫性與天道之目而求所以自得之若其曉然號於衆曰吾有所謂性與天道者在乎不言之中而欲學者之自得則其言之已甚而又駸駸乎佛老之意矣安得謂之未嘗言而不可聞哉游氏以

性與天道為有精粗之别而謂夫人論性之妙則預於天道而雖聖人有所不知非但子貢不得聞也則又甚焉夫謂論性而預於天道非但不成義理而亦不成文辭且聖人既不能知矣又若何而能論之耶亦不待辨說而知其不通矣彼其親炙先覺之門而一旦差誤至於如此學者可不深切為戒而精思力行以求盡其心傳之實耶

或問子路恐聞之說曰諸說皆得之惟謝氏為異蓋其

說每以知為重而行為輕故反以聖賢力行之意為知道之具其亦誤矣至於吳氏之說則又可以補諸說之未備也吳氏曰子路勇矣然一於敢行不復置思於其間有不能無失者故夫子嘗以其兼人而退之

或問孔圉之得謚以文何也曰先王之制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故人生雖有衆善及其死則但取其一以為謚而不盡舉其餘也以是推之則其為人或不能無善惡之雜者獨舉其善而遺其惡是亦謚法之所許

也蓋聖人忠孝之意所以為其子孫之地與銘器者稱美而不稱惡同旨惟其無善之可稱而純於惡焉則名之曰幽厲有不能已耳曰諸說如何曰范氏以敏為敏行之敏不若吕氏以為不敏之敏者得之范氏又引舜以為說則過矣吕氏所謂物相雜者求之亦太過矣其他諸說皆得其大意而吳氏之說意義尤備吳氏曰孔圉之行如此然孔子責人以恕居其國不非其大夫又戒子貢以方人故止以所長稱之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范氏善矣惟所謂陳善閉邪者恐孔子之意未必及此也謝氏所謂難以一事言蓋至理當如此而引文王事以明之者亦過高矣凡觀書者於此等處正當反求諸已而驗之踐履之間惟愈近而愈卑則其體之愈實若但廣求證佐推致高遠則恐其無益於為己之實而徒為口耳之資也至以子產為成人則其許之亦太高矣尹氏之失蓋亦類此惟范氏為得其輕重之宜爾曰是四事者亦有序

耶曰行己恭則其事上非有容悅之私而能敬矣惠於民而後使之以義焉則民雖勞而不怨矣

或問十六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范楊亦爲得之蓋久而其敬不衰耳非久而加敬也謝氏意則善矣然謂非有意於久交者辭意俱病又以盛德而有常者語晏嬰則恐其未足以當之也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張子楊氏得之若程子范楊尹之說則吾於管氏之章已辨之矣程子宋地之說恐其

或誤也謝氏又謂文仲不知僭上害禮之事於我何益則是僭上失禮之事若為之而有益則為之也而可乎

或問十八章之說曰諸說各有發明然似皆未得其所安獨程子之言則至矣而亦或有未備者焉請得推其意而極論之蓋子文之質近於好仁者文子之質近於惡不仁者而其事皆卓然非常人之所能及也子張之行有難能者故疑以為仁而問之而孔子則

以為是亦忠清而已至於仁則未知其何以得之也蓋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今子文仕於蠻荆執其政柄至於再三既不能革其僭王之號又不能止其猾夏之心至於滅弦伐隨之事至乃以身為之而不知其為罪文子立於淫亂之朝既不能正君以禦亂又不能先事而潔身至於簒弑之禍已作又不能上告天子下請方伯以討其

賊去國三年又無故而自還復與亂臣共事此二人者平日之所為止於如此其不得為仁也明矣若據子張之問就其一節而論之則子文三仕未知其所以行者何說三已未知其所以止者何為告新令尹則又未知所以言者何事而所謂無喜慍者又特不見於色而已亦安知其心之果無喜慍耶至於文子則其去國之時未知其果能脫然而無所累於心耶抑其恐畏躁廹特出於不得已而有所未能忘懐也

是又皆未足以見其有合於仁者之意則指其事實而言之不過命之以忠清而無以加矣若之何而可輕以仁許之耶然聖人之言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雖不輕許而亦不輕絶也學者因其言而反以求之則於仁之理與人之所以得是名者庶幾其可默識乎程子之意大槩恐出於此但其謂夫子不信子文無愠之事而獨指舊政告新為忠則恐或未然也曰程子又謂子文若果無喜愠則何以知其非仁然則

古者適世之人後世異端之學蓋有能是者已亦可遂以仁許之耶曰程子之意亦曰若子文之心其至公無私果如此則必有以盡心之德全天之理而五常百行無不貫通耳若徒能心如木石無所喜愠而所為有不合於理者焉則又何仁之可言哉曰程子以為二子之事聖人為之亦曰忠清而已何也曰其事則謂之忠清誠有不可易者若聖人之心則豈有一事之非仁哉但遂以忠清為仁則不可耳曰然則

夷齊三仁之見許於夫子何也曰此三仁者考事察言以求其心則其中洞然無復一毫私欲之累其亦異乎二子之為矣故程子以為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亦此意也曰諸說之得失奈何曰人之仁與不仁論其心如何耳范氏以必有以及於天下然後為仁何其言之戾邪比干之忠伯夷之清固亦未能有以及於天下也而況窮居一介之士終身何可以有望於仁也邪呂氏以子文不知進退之義文子不知

去就之義文子之失又不專在於亂作而後去之一節也且詳其意似亦以不知似矣然子文楚之宗臣無必退之義知之云釋未知之意而未有以驗其必然也使出於此則其失又甚矣謝氏又以二子為質厚之人不待學問而自能入德其忠其清固亦非仁不能但不可遂以忠清為仁如答孟武伯之意耳前章辨之已詳此不復出也楊氏以文子為事君人而又謂其不為容悅孟子本文之意似不如此所以謂

之事君人者正以其事是君則為容悦而無所擇於義理也若不為容悦則又安得謂之事君人哉且孟子所謂容悦特謂求容於君求悦於君耳楊氏以釋子文之喜色似以為容悦之貌者於文義尤不通也又以比干伯夷為仁而謂仁不可以迹論則其意蓋曰比干伯夷之仁在心子文文子之事在迹故雖相似而不得為仁耳然比干伯夷之所以為仁正以推迹之曲折以知其心之隱微而得之耳若欲舍迹而惟心

之論則所謂心者又何所因而可見乎程子之譏文子正以心迹之不可判耳楊氏蓋亦聞其說矣而反為此論何耶且其為說與范氏之下者正相反而其失則均若銖較而寸度之則恐反不若范說之為實也侯氏所謂理之得者可以言德而非所以名仁之義又且得於三者而獨不得於仁豈又以仁為覺於是三者之云乎至色有歉於心以下全體踐形之說則其意之所指殊不可知以大槩而觀之則其遠於

聖人之意而出於強為一偏之說亦可想而知矣其論二子之所為又直以為末事而不知為臣為仁之道蓋以失夫未知之說而與上文全體一事之云者了無系屬又不知其以何而為說也至謂二子不知為仁之道使聖人為之亦只可謂之清忠則又以己之意附於程子之說而不知其有不同者也程子蓋謂聖人之行或有出於忠清者耳夫豈以聖人為不知為仁之道如侯氏之云哉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程子嘗以使晉之說則狹矣且以傳考之亦未見其再慮而當之實也其謂思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者則至矣蓋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汩於利害之私也且以文子言之其每事三思如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可謂審矣然宣公弒立則為之如齊納賂而請會及公薨未葬則又背之而逐

其所任之臣豈非思之之過而反牽於計較之私也

與曰諸說如何曰此特為臨事之思耳范氏通以學

問求道之思為言誤矣周公仰而思之亦為其有不

合耳若事理曉然者又何待於如是耶謝氏再思之

說善矣然亦有所未盡若因其說而益之曰始也擇

於可否之間以為可也徐思之而果可焉則行有不

可焉則止始也擇於可否之間以為不可也徐思之

而果不可焉則止有可焉則行則庶幾其全耳若楊

氏之說則又略矣若是則皆為一思而已何名為再哉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武子之事見於左氏之書者可考矣若曰邦無道而佯為喑默以免其身則是無以異於張禹孔光之徒而夫子亦何取哉大抵此章之說皆不考其事實故多失之惟程子意圓而理備若張子則固以武子為喑默而罪之范謝則直以喑默為當然而謝氏計較利害之間幾有流於為我之意則

又甚矣楊氏過高無實則其失聖人之意又益遠云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程子之說善矣然以孟子之說考之恐其或未然也蓋孟子所謂進取即此所謂斐然成章者也孟子所謂不忘其初即此所謂不知所以裁之者也特所傳聞之有異辭爾豈得彼為一說而此又自為一說耶范呂成章之說亦與孟子不合又如所謂不成章不達者亦豈立言之謂乎但范氏似以為裁其性行之過而呂氏似以為裁其立言之

非則范氏為長耳謝氏大意近之但其言多病耳夫夫子之初心固在於行道而不在於傳道然豈其牢關固拒而不肎以一言稍發其秘乎且其志雖在於行道而得英材而教之其樂初亦不相妨也狂狷雖不中道然以聖人教人不倦之心恐亦無厭而薄之之意也況必若是而得邦家焉則教不素明材不素具其亦將何以自輔而有為耶其後所引孟子之文亦非此章之意蓋其以簡為狷之誤也呂氏亦然則

又有過不及之說近於得之而意有未備亦非是當於本章辨之耳楊氏又私淑諸人恐孟子本文亦非教人之事也

或問夷齊之有舊惡何也曰蘇氏蓋嘗言之然無所考未敢斷以為必然也蘇氏曰夷齊之事遠矣傳失其辭意其出也父子之間有間言焉若申生之事與不若是則又何怨之可念哉曰其不念而怨希也奈何曰程子之言詳矣其於扣馬蓋不決然以為無也但以其諫辭為不可信耳范呂皆以怨為人怨以文考之

恐亦未當而范氏所謂樂天順理則太寬而不切呂氏所謂清能遠怨者與此章所指亦無所合而適相反矣謝氏始以横逆彎弓為言而結之以攻人之惡則文意殊不相類楊氏則又直以公天下之善惡為言則全非此章之意矣如是則他人之惡何必深念而又何以新舊之擇乎所引所過者化亦非孟子本意

或問微生乞醯之說曰程子范氏之說至矣楊氏亦為

得之則不察其幾而失之也曰或有謂直非中庸之行微生之事夫子蓋美之者然乎曰為是說者新則新矣然即其言以觀之有以知其無正大之情也夫醯非難得之物或乞於我而我無之則直荅以無而已彼將去而求之他人豈患其不得哉設其有急難之用而不知可得之處則告之可也求之而不得焉則往助其求可也今微生高之乞諸鄰也必不告以求者之意其與之也必不告以得之之所其掠美行

私左右異態如此夫子尚何美之云哉善乎沂國王文正公之言曰恩欲己出怨使誰當至哉斯言其亦異乎徼生之用心矣且直之為言在昔聖賢未有以為非美德者特惡其直而失於絞訐而已今槩以直為非中庸之行吾不知其何所取而為斯言耶然則斯人之所謂中庸者乃胡廣之中庸而非子思之中庸必也

或問左丘明非傳春秋者耶曰未可知也啖趙陸氏辨

之於纂例詳矣程子蓋因其說而范呂楊氏則固以為當世之人也先友鄧著作名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鄧名名世字元至云

或問二十五章之指曰程子之言無餘蘊矣學者宜熟讀而深味之不可但玩其文而已也曰然則其以顏子之心為出於有心疑若以聖人為無心者不亦淪於空寂之弊乎曰是其言心亦若意之云爾且安知

其非紀錄之或誤乎曰其言孔顏天理性分之别而不及子路以今觀之亦有以補其闕耶曰吾意子路之言其或志氣之發也歟曰其以子路為亞於浴沂者何也曰取其胷懷灑落無所繫累於物而言耳謝氏每稱子路揀難割舍底要不做便不做以為真百世之師者豈其有見於此歟世之學者不察於此輕以好勇議之以為是特賁育之倫耳其亦誤矣張子亦猶程子之意也但三樂之云立語稍踈而所謂合

内外而成其仁者則亦善形容聖人之志者范氏蓋祖述程子之意但其所以論子路者則太卑矣其亦未察於程子亞於浴沂之論乎若吕氏之語則亦皆未足以明聖賢之意謝氏以有志為至道之病而欲二子於不篤不捐之間有所省發此正老佛之餘論也又以夫子所言為非志而聊以荅子路之問則其言亦太容易矣蓋其所論浴沂御風何思何慮之屬每每如此豈非有所發於玩物喪志之一言而不知

其反以至於斯乎陸子壽嘗論此以為如謝氏者未免為程門之罪人葢得之矣學者不可以不戒也其後說則差約矣然其曰更不作用者亦猶此說之意也游氏之說則亦太支離矣而於文義亦不通也楊氏專以志之廣狹為言則徒校其量而未及實指其體也又以二子皆為志於仁者之事則淺乎其知二子而於顏氏尤非所以名之也尹氏獨超然謹誦師說而無所增損於其間夫豈其不能言哉葢必有默識

於其言而深知其不可易者矣此外則張敬夫廣推程子之說其意亦善張曰人之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服車馬之間此意未嘗不存馬子路蓋欲先去其私於事物之間者其志可謂篤而用工亦實矣至於顏子則幾於廓然大公而無物我之間矣然猶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至於孔子則純乎天矣物各付物止於其分而無不得焉此誠者天之道也然而學者有志於求仁則子路之事亦不可忽要當如此用力然後顏子之事可以馴致若慕高遠而忽卑近則亦妄意躐等終身無所成就而已耳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范楊亦善但尹氏述程說而去其首句則直以知過為非難者其亦誤矣

謝氏以見其過爲見他人之過則於文義有不通以內自訟爲內省之比則省之於訟其用力亦不同矣張子有言人有過則曰觀其黨否疾已甚否內自訟否其意亦若謝氏而觀其黨則若范氏之說也此恐亦未安也

或問卒章之說曰程子之意到而語勢小戾其曰忠信質也猶曰所謂忠信以其生質而言耳語生質則不異於人猶曰語生質則人之忠信固有與聖人同者

耳今其語不分明似以為聖人之質全與衆人無異
者則失之矣范吕皆以為聖人必待學而知蓋不悟
此為設辭以勉人學之意也且夫子之言亦曰必有
忠信如丘者耳非謂事事皆如己也吕氏遂亦以忠
信為聖人之質則又誤矣若使果有聖人之質自無
不學之理正使初無文字師友之傳亦不害其獨知
先覺也其言自盡不欺以下則善謝氏忠信又如其
前說之云其失甚明今不復辨如楊氏說則亦人人

皆有聖質不待積十室而後或有之也然其論夫子不以聖賢自居以下則善尹氏用程子說而人誰無質之云亦不免呂楊之誤其於程子之言蓋有所未察者矣胡氏之說亦有所發明云胡氏曰十室之邑尚有忠信如孔子者況以天下之大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可以學而入聖者宜亦多矣然自孟子之後以至于今讀書學問者不絶於世而求如曾閔者不能以一二數則以不如孔子所好之學而好之耳

四書或問卷十